歇菴集

歇菴集卷之十八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會稽陶望齡　著

門生喬時敏校友　謝伯美　弟　陶奭齡　訂

商　濬　陶祖齡　閱

墓志銘

贈主事芹泉馮公暨配蔣太安人墓志銘

芹泉馮公諱惟重字汝威本青州之臨朐人洪武初徙民實遼東而其先思忠者在籍中遂戍居廣寧數傳至森森生贈布政使振振生貴州按察副

使贈布政使裕始自廣寧再徙青居其郡郭所稱間山公者也娶於伏有五子其仲爲公嘗間山公之再徙也公以廣寧衛庠生改入青之郡庠有儁譽甚齊魯之士多從之學爲經術有顯者後隨其父官南京講業青谿上是時許太常穀邢一鳳居舊都知名士而皆與公游每諸未嘗不忘自斂詘其爲時輩所推事如此公豐順長幹善談議不設爲崖谷亦不好曠達無畛之行每與客飲既酣輒起傷衿帶滌器更自整峻人曰馮君之修乃

其醉也好爲詩詩雅馴首得風格書後適美爲世珍祕焉甲午舉於鄉時胡騎歲入掠遼左行旅戕絕間山公顧念先人丘墓嘗食咨歎謂諸子誰能任行一往省視者公慨然受命策馬走山關伺望烽燧伏行間出逾月始達友荆蓮槩周垣刻石識之而反間山公以爲大快戊戌舉進士授行人司行人明年　肅皇帝南狩奉使告諭湖湘觸甚暑行日夜不暇息行至廬疽出于背同年友人過視公疾而泣曰子疾至是始東歸幸而可已公謝曰

使臣不任及於蹐頓廢　天子成命受事在行而死於道途職也使臣其尚有餘息敢委而歸以重大戾竟卒於廬公之使也令按察使子履生已百日報書未及聞而公歿而公元配蔣安人以節著竟成其子云始公少居廣寧故青河令蔣公讀其文善之召之見矩步盤辟都甚蔣公益大喜曰是眞快壻遂以安人歸歸逾月而闈山公適有行謀曰吾齊人還居齊固然而令新婦長去其土半意殊不能決太安人聞而賛之遂盡室徙去及公之

歿於行也安人慟絶者再再不肯納勺水於口已而
自念無若孤兒何乃復稍稍進食馮氏旣世潔素
再世宦益貧安人攜其兒自京師歸田舍荒落母
家遠在遼左無一人度關來視者太安人躬適野
責田作夜分身乘機杼了讀書其旁一燈耳時時
相對唏噓泣下然子履竟以是就其業登隆慶戊
辰進士上書言母守節辛苦狀下禮部褒之旌其
閭久之子履自方城令遷兵部車駕主事以今
上登極恩詔進父行人惟重如其官封母蔣爲太

安人而太安人處少豐益儉質自奉好施予彌甚其在方城數問令獄書出入多少得無不中情否及稱引祖父之烈以訓曰爾家再世仕而我與若身受其寵其所以遺若與若子孫甚厚若勿忘篝燈夜織時也明年從其子雲中病幾殆按察君解官以安人歸是歲孫琦登第選翰林庶吉士又三年琦以使過其里按察君率之上壽拜於堂下無何寢疾遂卒始肯泉公以文字著俶殺其諸弟與俱顯其後太安人撫遺胤躬砥礪之及見按察與

太史君之貴而臨朐之馮遂大顯人以爲吉遷焉
芹泉公以嘉靖某年生云云銘曰
馮之再徙肇厥迹仲氏代與年相襲大小之號並
參立誰其定遜維婦德嗚呼遘疾弗貳而踏於行
公之死賢於生抱節弗來以成厥子安人之生賢
於死其以死成命而生成行猶有天道邪維來裔
之慶

贈義烏縣知縣謹吾張公暨配陳孺人墓志
銘

公諱守化字可化齋曰謹吾十歲而孤與兄伯奉母黃以居年十七授經養母母甘之無何母亡貧困孱弱兄弟自力於禮前後喪俱無憾有譽嘉靖辛壬間倭大掠興泉所劫鹵良人率質取貨贖貨不入入不中率者皆見殺時伯爲縣吏間行陷賊中公聞悲號謁貸得金如千將身詣賊其宗老憐之僉謂曰汝兄巳糜虎口汝行復送死汝肉不足食不念先鬼餒乎公慨然曰兄在死地望贖金如赦父某能坐視不往邪於是禱所事關神奉爐爐

紉囊藏髻中繫金肘後結束藍縷微行出郭門時
兵事方擾草竊徧路行數遇他盜輒繫持檢索方
窘急中忽異香翔空來公心念曰關神救我邪俄
而盜解遂達於倭營及見賊欲獻號怨詞溺並出
賊相顧憮然為損贖價縱之行未三里王師破賊
獲其前管質者俱殞公與伯獨相抱持歸里門里
人皆驚喜持酒為賀已授業柯坑寺寺瀕海辰臥
未起忽海賊百餘走寺食搶攘牖外乂之乃去鄰
人叩戶呼曰張先生臥邪起行寺外仆屍尚緩後

伯羸病公徒步問醫古雷山雨潦暴至幾滅頂得
浮木以濟蓋三殆三免人謂孝友之徵云生平質
訥獨誦書稱說古今類辯士恂然儒弱至躬治墓
畚臿相杵與諸傭唱和類壯夫嘗歲饑販糴多以
糴賑饑者人曰君藝俸幾何其施乎乃類豪富長
者乎張氏始從光之閩始徙晉江入明數傳爲鄉
進士應天府教授寬授紱歸養人稱其孝表厥里
曰紳霄因稱紳霄張氏教授生仗義公某仗義有
三子長㓜莊公文郁仲南圃公良寶良寶以千常

州知府志選貲封主事而朔莊子蔡山公志立實
生公蔡山公早夭祚中落至孫刑部君以仁令發
聲竟趾常州之緒公之教也夫始公伯兄娶於楊
事姑甚謹姑既髮多病楊晨昏侍疾未嘗暫舍常
州公爲傳孝婦及公配陳孺人來歸婉而敬甚比
於楊湯藥浣滌常更進退楊於是獲稍休息及姑
歿並哭擗內哀動左右常州公遍語族人曰無論
二孤也有如二婦孝者奚憂貧乎伯氏之難公謀
往孺人謂宜亟往謀贖解糚佐贖人以爲難能公

中歲始生刑部君再舉文學維機然不以愛故損嚴憚常豎衣冠篝火夜坐而令二子侍立至脛痺不得去爲言程伯淳先生敎人先靜坐司馬君實每念可令天知此學僞也以故義烏之政仁而不飾靖而理人謂公之敎實然公生嘉靖辛卯十一月卒萬曆乙未三月年六十五孺人生癸巳三月卒辛卯正月年五十九以子縣秩滿贈公如子官母爲孺人始公謂二子曰形家言爾大父阡十二年後當貴貴當在昆輩勉之俟而果驗然公孝友

純篤弱不墜體危不棄義又相之以内德法宜爲
後徵不獨在所也生二男子三女子男子長即刑
部君維樞萬曆戊戌進士以義烏知縣召爲刑部
主事云云始卜葬公孺人弗吉沒十年餘矣乃得
恩命以葬地曰某時曰某余獲交刑部君嘉封公
之義也樂爲之銘銘曰
平之嬉兄衰弟梨危之持兄瘦弟肥有爭於寃有
讓於危厥義也嗚呼後之人觀於公丘無棄爾
好而重爾尤

龍灘汪君暨配卞孺人墓志銘

汪氏家浮光不詳所始至思政鑑始以隱德聞鑑生月光月光三子其季諱艮金卽龍灘君也娶於卞有二子四孫萬曆戊子長子治治子若霖並舉其鄉治以己丑若霖以壬辰又先後舉進士汪氏遂顯名中州龍灘公之嗜為善如饑渴飲食頻怂獨圖其鉅者有田瀕河公心計河不可溉為繕隄鑿渠環引數十里被其潤者千餘家歲歲大祲河道關淮楚擬涉公親為鳩工力梁之度水盛時氾

溢不可橋則又具舟僦人往來渡凡所爲必計經久數百年千萬人之利公之好行德皆類此也內行甚修飭尤以孝聞母劉病千里步禱茹蔬三年劉疾尋起里中稱爲孝感其訓課子若孫每屬以名行不伐伐雖襲閒治爲諸生時有鄰旁邑令以幣資之公曰爾處子身也毋爲人辱其辭焉已而令以墨敗人愈以是服公公於德每取大者於享取纖者辰與躬率家人作至老不倦雖後貴顯無所改然歲時社飲楚王臺上班草引觴歌呼相與

言旧龐之樂甚懽晚尤好佛偕諸長者爲佛會膜拜唄誦每日讀太上感應篇數過以爲常平居能忍辱無競有醉人從所造橋墜公亟援之醉者怒罵反詬公濡巳公怡然更自引責於是有造舟之役共費也烝烝其天性實然治既成進士念公老移疾歸覲無何而公卒先是公夢一神人絳衣大冠止於庭要與俱往既寤詔治曰庭中有貴客至乎尋欷歔歎息曰吾今逝矣遂病時病時否竟不起於是公年七十三矣卞夫人少公三歲以勤

孝佐家政嶄然婦子無敢嘻惟喜孚以故龍灘公
愈能行其意公既卒夫人日夜撫棺私祝曰吾從
翁吾從翁矣旬日無病卒嗚呼亦奇矣哉系曰
上善若水以潤爲職霈而成雨昭蘇萬物下潴陂
池處卑則鬱疏惡致美利用遒一於戲汪公約已
儉德罔念我稼而民是恤輿梁虹偃決渠雨集手
足之烈以施邦國下農播穀公乃播德取報於天
朝耗晚食贊贊命人壹德用匹史臣銘之以耀幽
室

泰臺劉君曁配章孺人墓志銘

劉進士宗周喪其母歸也望齡弔焉歎曰教衰禮壞久矣吾未見有善喪如劉君者也始如擗繼如遺旣如追劉君吾師章南洲先生外孫也先生博雅高爽正足以教明足以知人有二子一女女貞婦也貞婦生而令淑先生憐重之謂劉君材字焉劉君諱某字汝峻號爲泰臺少嗜學富文藝弱冠補山陰縣學生員三試弗利然從先生游於羅文懿公文懿甚稱譽之當試時其大母殁君悲號守

長大不肯就試宗黨歸孝與人溫恭人愛而敬焉
年三十病卒時進士君在娠方五月貞婦哀毀絕
飲食誓且從死先生勉之曰亡人不欲有後乎㧞
棺而呼曰劉生當請於帝帝知吾女義烈當賚爾
佳兒也貞婦乃稍稍啜粥晝夜哭禱竟生子劉氏
固貧困及貞婦寡生計益蹙朝營夕炊米不續飲
水而臥舅既鬻廬舍則依其姻韓氏以居踰年韓
氏亦厭怠舅箬擕二幼子去倚山結屋家焉貞婦
不獲從乃慟哭反於章顧念其舅時時悲溺已而

二幼皆死貞婦曰舅孤子一身忍其居窮山乎餉
饁結堂迎焉夏績冬紡織布以貿粟析薪荷汲手
胼面焦無何舅病貞婦治藥糜時損益饑飽伺息
聲顏揣幾微而進之未嘗惰者三年舅始能飯如
常時間思其舊處裹糧入山貞婦輒憂罹內自惟
曰豈吾有失惟於舅邪有一女亦早寡進士君又
少婦瘦貞婦煢煢憂念遂致疾然以貧故忍弗療
治進士君旣舉於鄉鄉人有操金請爲居間者貞
婦怒曰吾布被十年不更絮衣納納綵蹊從橫小

子始進乃嘗以不義汚父母乎辛丑二月廿八日
進士榜放而貞婦以是日卒於家聞者哀之昔程
嬰忍死以存趙孤孤存事立可以死而曰吾必死
以報地下當其蒙難之日而嬰固與其友俱日而
死久矣特貸形以濟事耳事濟而貸償雖不自殺
猶死也貞婦始以軀腹子旣以成之子成軀殞何
憾焉夫死生巨變也常人聽諸形烈者聽諸志故
能捐之弗生亦能持之令生捐者本懷而持者餘
力也惟志成而持釋持釋而返於本矣欲少存斯

須得乎汝峻生某卒某云云劉章皆越望族故不譜其氏系而以先生命及進士君之請書其事銘之曰

懷君五月之珠歸予以二十四年之璧偕往者堅冰皎日之心後死者瘁栢幽蘭之鬼嗚呼劉君德徵於行業廣於餘嗚呼劉君不亡矣夫

曲靖府同知一川王公暨配何安人墓志銘

一川先生王氏諱某字延亨世居漳浦衡山村王父日珠父賓皆有隱德公年十四補龍溪縣學生

二十六應南郊恩詔選入廷對授太湖縣學教諭
又明年甲午中應天府鄉試第九人都試罷還故
職同修南畿通志丁酉應聘分校湖廣召爲國子
監學錄出知道州遷同知雲南曲靖府三年投牒
歸春秋六十六以隆慶壬申夏五月卒萬曆甲戌
合其配何安人而藏焉墓北望漳州城十里曰壕
林於是壬寅葬二十有九年矣孫志遠仕於朝爲
戶部廣東司郎中謀其友陶望齡墓石缺無以示
來昌銘而塋諸望齡曰可遂受狀而讀之曰如公

固應銘法也當公爲道州守衛人弗靖公撫而有
之令田隙田成拔刃曰唯命及廣右盜起王師出
於道兵備副使潘某駐兵焉忍而喜功邏者得八
十一人曰盜使者目是吾所急盜魁廖亞龍等也
令州速具訊及訊則固梓人持斧鋸營技山中聞
兵興罷歸途券具在公爲言狀使者大恚歸怒群
并繫而榜之公慷慨固爭久之八十一人者始得
釋既班師使者念已被檄捕討而功不稱殊慽公
思有以動之於是盛陳刑具出所繫脊於庭而急

索逋賊襲廷虎等卽不言賊且死而陰授指曰匿賊者守所謂廷虎者曩降僑人鄭虎喬輩是也胥苦掠畏死具對如使者言適撫州令備衛將亟捕廷虎弗得且以主逋坐公受檄騎而往入山解鞍而臥使者督賊益急公如弗聞乃召州倅密語之曰守眞癡人賊面目豈有圖識乎第斬虎喬等五人首來誰謂非廷虎者則首坐吾坐矣爲劄書云云授倅倅以示公公謝曰吾不能殺降人爲盜有罪當去於是具牒以請曰職有罪不順於使者請

解印綬歸臘遍上亦上使者諸院司咸直公而使者亦內愧固請留公乃弗去自嘉靖以來廣東西常用兵所上功薄爲亞龍廷虎者蓋衆相蒙則共功不者獨受其罪將吏非僭玉石皆樂誅而性暴也趨追在爲若王公可謂仁勇者矣居道六歲丞曲靖曲靖關守竟公在常行守事時黔公薨無嗣爵及弟朝弼夫人養他姓子而上書訟之事下撫按公奉檄偕諸鄉長往鞫相顧莫敢發言公正色曰朝弼事嫂無禮誠有罪而國爵天子所封俾沐

寺序璉以　今皇帝登極恩贈父如其官喜曰吾
事竟矣改南京差還從里中移疾不復仕居三十
年四爲鄉大賔年八十有一以萬曆甲辰七月十
二日卒爲人厚重恭儉行係其有方隅者謀從其
遲徊深遠者居身取其蛃者與人評心所否雖貴
勢弗和也聞人私褻終身未嘗言少而柄家雖父
兄在不敢稱勞父數譴呵之弗敢懟時方有倭寇
軍興多倚大姓徭甲煩重諸大姓完破覩漏刻公
亦數瀕危困及濟父始知之勞苦月何不自我曰

正恐驚尊人耳仲兄病時公方娶即擔持入山中
相與臥起仲並執手張目曰死不恨恨無以酬弟
及葬其伯兄雖白首必莊也歲時會食伯所不食
終不加箸越大儒龍溪王先生長沙守季先生皆
交於公王先生為蓬萊會公與焉晚年與諸子言
吾昔從長沙諸君子游聞所說古禮甚具其言護
念是居要語也汝輩少不見昔賢安佩其語況光
祿鍊之獄名以謀叛併捕其子衆諸交游無敢視
者公獨追送投金與別鄉里咸義之及公老病忽

告其子吾夢季先生見邀贈吾所聯句吾行矣遂
卒王氏自其先有陰德以忠厚起家子孫尊用其
教父而不衰王之先巢人也始祖勝從　高皇帝
起兵爲太平興國翼元帥世襲水軍千戶子保與
靖難兵戰白溝河死焉子用父之得襲降等爲百
戶改隸經興衛用年十九將海運俗傳造海船視
初釘者死故恒以老憊卒視釘用曰吾官也請身
當之及海行見揭竿於島舟人曰是有敗舟揭竿
者以望救也用曰救之曰是不祥人也又餒且病

病將易焉用炷香再拜卽不祥願及用身無它蔓竟往拯活之是夕風大號舟直於嶼槳矸焉有燈見於檣間逮明嶼沒而舟飄忽行驟次于直沽夜所繫蓋魚背云有神降於舟大呼用名言帝嘉爾善大爾世也用長子佐嗣職而少子仁遂擢高貲仁有子舜卿卽十公申少師志十公墓載神人活幼女與免盜者罪事旣具而予所聞十公嘗衣新衣行逵中新者隘公衣敗於棘刺新者弛擔謝十公好語之曰汝莫驚惱邪飲之酒歸而不怡嫌怪

之曰吾觸忤王十公十公反厚遇我我殊慚愧耳夕而薪者死諸少年有微知其事者更往慫恿訟爲訟薪者妻謝曰吾夫悲入地而可訟乎十公諸傭奴常盜錢粟公遇之輒曰好持往作家莫妄用既而笑曰若輩能盜吾財不能盜吾命耳至桐溪公持戶尤詳密而與人無競善容覆猶師用十公之道有巖賈逋金數千鎰弗問也又負他貴人金有司逮訊之併得負公狀怪公未嘗有言因來詰公吾爲公責逋公言某實數奇折閱非故也而陰

爲行百金償他貴人債竟脫賈於縶有道士云曉
方術善致雨有司延禮之而其人實無行異時嘗
紿取公銀什器被數責逃去至是郡人多向公稱
道之公默然終無所言其厚若此配虞孺人永昌
同知龍峯公女方侯事棘王氏僮僕皆乘㮶公一
夕十返路而儷虞孺人嘔之冷透於骨久之始蘇
孺人泣曰君不幸即死遂子無祀乎時公年尚未
壯爲罷貳於許生二子一女愛之尤甚聞姻家有
弗無子者姬告之曰多置人自宜子亟媬何知乎

享年六十有七以萬曆丁亥十二月四日卒二子杰濟皆爲郡邑廩生文彩彬彬焉而其孫徙已有升膴仕者王氏之興神告之矣葬桐溪公與虞孺人阡曰舊埠山日曰甲辰歲嘉平之望予樂爲之銘且備論其世者以明爲長者之果無害富也銘曰

濟取多厭廉五於貪善貸無繊得龐於纖豈曲普富孔氏雍容我銘王公敢告素封

光祿寺署丞雅石孫公墓石銘

徐翁諱行字見伯號雅石山人少趣朗敦厚六歲失母育於祖媼及少侍帷中未嘗平視婢女長好讀書銳進取家居杭湖之境二郡名秀盡交之又曰此未成也東遊明越西走常潤詢求其魁士而進摯焉是時明有王翰編應選武進有吳國博欽並爲諸生高價翁引與交友出入常分饔共席其爲舉業勤緝而廣摭之若行聚糧而商居貨也然詣有司及升成均試輒不利聞形家之言慨然曰吾未蓺其根課其實乎是乃予所以敗也於是

購四方之能言陰陽者爲輕所刻樹縫衣衫芒屩負杖與之陟原隰攀巉岨冒寒暑顛頓重趼未嘗告息久之遂精其說凡以專門來謁者與言多屈之益喜自負謂吾術近鬼諸歲月遠暨數世其取富貴如以券責也無何翁仲子允賢舉於鄉又數年擢禮部詩經第一讀中祕書出爲名侍御而杭湖人皆言徐氏新墓實吉一時籍籍皆嚮翁言誰與矣其智者曰徐翁有吉德宜昌負才取友天嗇其躬又宜昌不以塏也及允賢中天翁既老矣其

嗜山水尤篤曰吾子死法固應爾又吾兩術未精今所擇乃盡善也吾五子有十一孫以文儒者九人徐氏儒者業今方盛耳翁不樂仕以貲拜光祿寺署丞予嘗走唐棲哭允賢於家謁翁堂上其狀貌鉅麗威儀抑如鄉人稱其不好技不先人此所謂古德也歟徐先居詩溪至東海公毅贅仁和陸氏四傳至友鈞公鳳鳳生平川公州爲國子生碩大其業實生翁翁之喪其父若祖也皆客游奔歸以毀瘠聞於里其配沈早沒終身不娶人稱其義

享年七十有九卒萬曆乙巳嘉平月之十九日子
彥升等奉遺命葬大遮之陽期日某月某甲子翁
所手築也先是葬沈孺人桐扣山翁曰古不合葬
無遷其故子長即彥升云云銘曰
允德之符譬如鼓桴懷寶弗沽迺助於枯天考其
祥地鍾其美隱公之臧洵維久矣大遮峰如徐翁
所室匪宅是卜維德是吉

太倉判鄭公墓志銘

公諱炳字文輝以名洪家言仕廣東某衛經歷騰

八爲書遷太倉判四十一而老九十而卒武林虞
長孺所爲傳太倉公者也槩曰先是新鄭人統鐵
塘鄭翁者舉二子閭左有光因命伯燁仲曰炳皆
治易誦史學爲儒仲加斂焉鄭公曰儒效迂吾老
幾得提效以一子爲儒一子治名法於是太倉公
始去爲都掾矣纔十歲仕粵以儒行重於太府攝
四邑符時方用兵師出於新寧新會故以公再攝
之從討賊逐盜魁梁仕興　中禮之提劍護得竟
致之麾下以功最受賞師後歲侵守以下分道粥

儀公由東道他道皆用故法籍平民呼唱紛然朔
戍民半殫東道錢粟獨行如流鞭馬荷擔所過相
染色深淺多寡悉給竟日無一孳者已而諸道亦
願用公法所活甚衆南海之隄瑶隄所障三水禾
也故二邑議工久不決田數無秋公受檄集二邑
人告曰隄所處其人繇所利其人貲給成𢿘然聽
服居粵八歲大府以爲公才勝儒吏足辦多畀任
之嘗用罷幕覓民事視邑繁望者其倅太倉王璲
所治私販鹵竟竊宅復用幹譽擁令於崑山時[illegible]

諭後期部使者令軍吏來督吏睢盱收丞以去公
追謂曰若逮丞當有教也幸視我吏語塞還丞公
嘗令父老疾具粟而上牒訟於使者使者爲榜軍
吏而案視粟粟又大具無以罪也無幾何以養母
歸公居官潔廉幕日其衛將有苫㣲之謀幕書署
牘夜進匣金公謝曰誠子何賄所以佐謾吾不爲
也崑山有豪殺人奉金千公麾之如幕日其歸也
列筍視母跪進綸及啓束書敝裘而已母笑曰見
饋如是何用許鑰乎鄉里皆號太倉公令悖儒也

然公嗜儒深到於新會謁白沙祠而薦奠焉受教
甘泉之門於鄉有旨乎龍溪先生之言道迎晚會
坐踵息年八十有少容博通內外一歸之於儒爲
之訴曰世有儒猶人有心心爲主則耳目手足咸
作使若百家衆說盡爲儒雖仲尼何以稱猶瀧乎
始伯氏業儒者亦舉於鄉仕至安慶府同知乃安
慶公偕計日而公已謝太倉政歸老語曰禾讓麥
秋鄭翁之言其徵矣夫公嘗嶔遊帝所帝愍玉几
而見之授之以圭出見垣書曰之惠故舉晚子而

名焉之惠幼敏長淹通有稱諸生間湛乎有心於儒之精者也是歲秋七月三日公微疾卒八月之惠以長孫先生書來乞銘墓於是少增損傳文具生卒歲月子孫婚姻而歸之云云銘曰

公爲太倉朝守於吳覆舟渝淵滅項及須鑿艎而升來燎厥濡四顧瞠然卬首嘯呼我全其天靡怛而愉疇昔南征抱虎縛貔風來草鳴伏砲出塗登高臨深偕哉體膚掛冠吳門樂志里閭尺宅寸田以耨以鋤大言洋洋人所詡吁公也宜聽饗我道

腴嗚呼倉公世之停儒

孝廉顧汝美先生墓志銘

孝廉先生顧氏諱棐字汝美居嘉善清風涇涇上人稱曰顧孝子已而其邑其鄉之人咸稱之多爲敘述歌詠其事紳爲巨袞絅先生都諫張公題曰曾閔遐踪而翰林沈公曰顧先生之爲曾閔也以名則溢以事則有難爲於昔者先生年十四喪妣氏父有侍巾者微也生二子益用憐愛念欲其長子母奉之難以顯白也數困之以事尋怒見屏年

十八耳先生既屏外食於鄉塾教童子誠謹時時引罪痛惻持旨還候父未幾補邑諸生涇上去邑二十里學所伐鼓升堂先生日蚤起徒步往未嘗少輟學所哀其勤也數餔給之其試有司輒售於是有廩食升爲經師又以行業爲學者所輳摯脡交婁歲餘百金悉裒斂歸奉其父而父故豪長者意殊不屑家適中圮逋債萬端所愛者日夜鎸說若子固多藏徒落一毛歸若獨二稱兒當餓死耳父積閒之憂恚甚身見常怒目切齒先生愈貸金

泰所之卑視不聽揣望辭色偶得翁一槩若一言
之賜如獲珙璧而挾重縣也二弟旣成童爲養遣
就學旣壯爲之締婚故繇其禮務以悅可翁意旣
有室矣又盡籍私所置田畝百廬舍數十間三分
之名曰此先產惟弟所擇旣析箸而弟猶時時給
取若主藏吏也翁旣卒所母者求夫養於弟先生
曰吾死吾父也歟哉忠養之至於沒齒洗公之言
曰曾閔二子事繼母母不慈子不失孝可謂賢矣
抑事父婢如事母古之人未嘗有也薛君處與母

弟田產引其瘠者婢僕取其老者曰吾固欲之今先生割已產分二弟又不居其名眞孝廉哉隆慶丁卯貢於學宮辛未謁選爲寧國府涇縣儒學訓導先生爲人外方內平與人久居人至不能釋去然或儔衆雜遝譚笑喧然見先生來輒消縮散避有嚴憚之稱及仕涇尤用師道自重不爲同官者所容徙王府秩以歸歸既久涇諸生爲勒石志遺愛焉其卒以萬曆戊寅秋七月十八日年六十有六至歲已卯其仲子際明舉禮部選爲翰林院庶

吉士擢監察御史而迎奉二母養邸中陸母者淫
上舊姓先生之元配也生二女無子馮母者侍御
君兄弟所生母也有二子一女先生慈其二弟弟
生時乳少俾媪數代乳之後陸母倦事馮母代關
政尤善茹忍雖徵索百至纖以漸責無幾微慍意
嘗曰與不足而求人毋寧應人之求乎又謂二子
人多喜布施難於觸負夫施財之與焚券豈有二
哉叔既沒有遺嫠貧露命侍御君奉以歸身偕之
寢饍疾病之虐死喪之威視之無所忌陸母卒萬

曆丙申閏八月廿二日年八十六周母辛乙巳七
月廿日年七十二二母仁厚畏謹故先生之德彌
用章顯云先生居平有密行嘗還人遺金拒奔婦
事祕未嘗語人人亦稍稍聞之嘉善令史君雅知
先生每以邑事咨述嘗曰邑有士賢如顧先生而
貧甚此令之恥也然終令在竟無私請其介特類
如此然尤用大者著名故獨以孝聞鄉里名書列
傳亟光郡縣之史而里人衆職方論之曰稱臣直
所以明主之能聖也稱子孝所以顯父母之能慈

人爲人父令子得以孝自立卒望其子此不特顧
先生之賢也父誠亦賢矣銘曰
顧族江左以名顯稱涇上始遷肇於華亭洎宋涉
元七葉而　明子俊湧琛文昱乃生昱嗣曰謹世
雄以財謹子維傑其稱可極或否於身後乃泰來
於維先生貞而弗驕于敬靡違父慈以教嗃嗃其
憮烝烝其孝神感至誠先兆後笑在涇之陽斧鬣
旣封廿有七載二媛乃從維墓有櫝維阡有松有
聲繆然先生之風

處士程子方墓志銘

克敵之謂勇馭變之謂道方能制蹴犢而不格猛獸者有矣名搏象虎而劣於縛豕則名實相反生死之為變象虎也戔戔之利戔戔之害人値之而仆矣而自謂知道通死生此當世詞說者之通患陶元亮臨歿為文自祭論者多其能出妙語纘息之餘此未及於道也而若是況虛明洞澈大觀終始者哉休寧人程君諱九皋字子方為人嗜酒好詩耽閒靜遠榮利平生慕元亮為人宅邊有十松

樹因稱十松少年游太學問道湛甘泉呂涇野二
先生之門及中歲棄產隱居潭西與鄉人王仲房
輩以詩課號曰七潭漁社其詩至富旨冲而格夷
蓋陶之餘也間亦講禪習養性寄諸宮寺或一歲
一反覩世所共羨欲傲然不屑春秋七十八無疾
而卒卒之日為詩自挽又庶幾昔人自祭者予聞
而興焉其子循初曰先生孝於親友二弟能以貲
讓與人臨財自處惟恐無所損嘗買墓地直高矣
其人貧死弗葬歸使埋焉又代人償百金其已責

焚券帑可數也讓與施與負終身以三者殫家而不悔既貧不給施矣又精爲醫以續之雖乞丐惡疾必手拊焉晚歲與循書日寄來酒金巳爲貧交散去歲暮遂無以供麴蘗蓋老而不倦也性坦直無虎嘗講樓治材尺度巳具矣鄉有偶語者先生心許曰此爲吾屋高畏逼耳即日撤材易搆嗟夫若是者與亦異乎平居談性理詡詡然自命知道遇死生遇得失若絲與毛動顏震覺物少忤奮臂而爭者巳天下固亦有性與道迺恬居曠視若陶

元亮之徒者至其臨生死往往不亂彼平日固已異矣男子二人曰元初循初皆慕學而元初嗜書尤甚常負一囊貯鐺釜裹米遇有異書者輒孤詣之予傍之口予獨客無侶不亦苦乎元初曰生死來往要是孤行聊習儀耳訐為一笑覩元初之言其有自耶二子以某月日葬君某處而予為銘之

銘曰

有生惑惑生貪不有不惑其與物也廉古之智者廉於死生汎然以居命飄然以衛而夸者動色於

杯羹貪於羹與廉於生與偽與情與其叩君於玄冥之扃

隱士金南湖墓志銘

浙東南多舊姓義門其著於昔者會稽裘氏浦江鄭氏金氏家義烏繡湖濱有南湖隱士者諱守憲字子章以孝友聞兄弟同居不異財者亦五世矣隱士少警悟占對絕倫父病喘久不愈遂能儒精醫及父亡持戶又以勤勤善樹藝為農圃無蕪益以饒弟喜馳獵好行賈隱士弗禁也俟其息徐曰

亦勞苦休矣廼堂曰荊樹堂以內衣指析粟指囷
無主名者義烏令歲召富民爲賦長隱士貴在召
中乃避去遊京師以故所習隸太醫院授吏目燕
中貴人爭迎致之隱士不勝疲困自笑曰人有言
避濡得焦避役得繇繇之役人不亦甚乎遂謝而
去然以通朝籍歸縣中不復召長賦矣性好遊時
負杖獨往終日無倦稠山者相傳唐駱賓王隱處
也去家里許隱士結屋山中種竹遶舍日咏酌林
下燒筍食之名其居曰綠雪又製艇命曰天游嘗

棹扁舟載酒避客於綉湖歌白公放眼看青山任頭生白髮之句傲然自足雖郡縣以歲時延爲賓介不屑赴也隱士有一子四孫長孫世俊幼敏隱士器之授讀膝上夜誦深夜由叢菓誘之曰以爲若枚數數周而敬之萬曆丁未隱士八十有二矣是歲世俊舉進士其十月隱士病卒進士君嘗言少時爲校誦能而不忘夜念之不知溺之被顧也明年進士君以急歸九月某月葬隱士於樓村祖塋之左方配方孺人從進士嘗執經從予走會稽屬

以銘墓銘之曰

金家烏傷厥始爲劉赤符東興皇孫迺侯鄱侯而
盱南土是酋去卯金刀以避吳鏐系遠澤縣實多
隆準仁山青村以儒以隱青村六傳迺及於滄滄
後五葉同廬共粻於繼隱居滄公之子轂來東阜
懸壺鬻市臨組靡繼投笄反初繡水稠山天遊雪
居書忍齋張蘅吟傲白郡國稱賓林園命逸服仁
纍義長發於孫爰鏤貞珉以告幽原

韓仲子墓志銘

君諱應泰字虞仲韓氏自宋季來居婺源之崇化坊七世徙郭西族滋大號其所居曰韓塢南昌主簿漢光祿署丞崇父子皆著聲鄉曲開主簿用方直觸忤官長拂衣去有崇項名而光祿雍容都雅好施惠交諸名公諸公多善之光祿生都經君繼宗三世皆因山藪原隰之利種樹治畬稱爲素封主簿君故余氏壻也以故韓余之交驩而都經中子虞仲復婚於合州守余公虞仲少馴謹無子弟之過年十餘喪父善事母見居喪能哀處分能

讓阮號室將館余氏所事宿儒名鄉燕瀹濯挺挺
自奮矣初合州公生女而慧既長通經有內則僉
謂難將至韓君來館人逝曰其室踰年禱齊雲山
度學溪風雨晝嫁韓君㴱焉年十有七耳韓氏自
都經兼賓客弱子繼喪祚中替然以仲子有賢婦
孜勵暴沮氣噤牙縮爪不敢噬攫沒數十年而業
用生長有子文興九歲夭兄子文昌當嗣議甫定
而亡遂以文昌子起龍主祀事文昌復生子兆翙
仲子後固昌也陶嬰曹世叔名傳萬世論者曰幽

其婦賢其亦有正外之化焉由此言之仲子令名
方叓永耳葬以甲辰嘉平月九日其原曰環村距
其没隆慶己巳正月凡若干禩以文與祔君外舅
山陰邑侯余君于友也爲請銘壙銘曰
學溪有龍朝汨暮齋彭咸是遊君則蹈之雖露在
腑朝華易殞椿采埋光氣蒸芝菌紫芝燁燁茁於
松根有枝凌寒以此高原

江陰馮翁生志

江陰馮仲恬定判廣州始踰歲遽解職歸去家學

道於錢唐五雲山中予則仲恬有老親私詫其出處去任雲鳥超忽無拘紫之累將仲恬得世之大賢人爲之父邪已而仲恬書來言定之父七十有三色康神固而願當生年一志其藏惟吾子圖之予曰人有畏腊毒而甘之者甘之而諱潰腸之禍甘者宜勿畏諱又非甘然而兩處之此大惑也死生之爲腊毒未有能深逃遍屏一吐其實者也而尤諱其名焉翁將有道超然於其實乎予未敢知然幾無諱矣無諱幾於達予乃知焉翁眞仲恬父

也翁名志忠字元孝稱鈍居居士其先松江人元末遷江陰之青暘里數傳至暘遠公喜賓生居士四歲失母養於母之乳媼者九年事繼母撫異母二弟以孝友稱始暘遠公有名三吳諸生間晚仕爲廣信府經歷時倭出沒江海江陰甓城治艦待寇大役數興而翁纔弱冠用長男持戶勞苦備至二弟不聞也廣信罷歸翁復白父以餘祿讓弟後弟貧有公家逋翁又償之於是一鄉之產饘餐之食不自謀矣攜其室去依別墅以居授童子經以

食時無聊慷慨歌嘯繼以泣下萬曆乙酉仲恬成鄉進士家稍稍振而仲恬故不樂進取去依雲棲大師究極性理稍稍精進慎人以告曰是將病業矣曷禁之翁曰斯一大事寧可禁耶甲辰仲恬謁選得廉州而意又不樂仕翁就養數月先返鄉人迎謂曰翁踰嶺何獲而騾歸乎翁曰珊瑚洲上月沉香道口清風餘無有也明年仲恬竟解綬還翁顧稱甚善翁為人廉於取重於諾以拙朴為大巧以知足無營為至富累舉鄉飲賓不再赴以高年

思菴服服之未嘗頃服也配鄒孺人偕有隱德子
二人存者仲恬而已或謂望齡曰儒者智周物道
濟人爲之故家國兩賴而身名交通令仲恬嗜傍
行之交而遊經世之業隳官遠親即於悴槁翁又
嗜窮賤以阿之非通人之務也予曰智背於俗道
乃開道封於形智乃決仲恬惟道智之求故道世
而不悔耳昔者路晳回參共學尼父之門二子瓢
空縕敝彈琴歌頌而不肯仕然二子無失孝兩父
無失慈尼父之道無害其爲周物濟人之道何哉

務有尤亟也今里人子之求仕宦其歸極於尊寵
娛妻孥而已然當其爲之則戢心藏形忍嗜捐好
遠父母離妻孥以尊其揣摩帖括之務而後業精
而求獲其尊顯娛樂之塗必出於遠離而登有異
念哉誠周物濟人則求道智誠求道智則亟正修
行若仲恬所爲特周物濟人之先務也今以寮官
不仕爲非儒術而儒無大於顏曾以遠親爲非孝
而世之爲揣摩帖括者未嘗不遠其親以爲彼則
可爲窮理盡性則交病吾不知其解也子回父昔

雖窮殘槁悴爲翁甘之於是藏之以太空賞之以萬象而爲之銘焉銘曰

咄邪病翁漆園傲叟形居一鄽志遊宇宙玄與童爲遊齊萊婦笑語閭閻神襟抖擻爰有樂邦其民壽耇四色承趺千花在口不往而生非脛而走如麗影潭如星在罶翁乎去來去來何有

內兄商仲文墓碣

仲文商氏初諱洛更名維河仲文字也陝西行太僕寺卿諱廷試孫大理寺左少卿諱爲正子其遊

系具太僕公隧石中方大理公縣貴所爲藉成
誘稷治而仲文性淡素嗜學實與同善自拔擢轉
循刻脩偶寒士下者與處成愛之然或游豪客酒
人豪客酒人亦愛仲文而皆稱之曰賢嘗偕予飲
席有聲伎雜客讙囂竟日仲文莫然頫叩肱久之
俄起舒臂曰適遂甘寢其靜默無染類此往時爲
舉子業者安其陋所戒弟子無得蓄先秦及唐宋
古文仲文顧深嗜之無如誚者何則扃室帷燈伺
望隱匿讀之以爲樂及後古學大行多擬取其句

字文飾膚謬而仲文所爲顧率務淵雅行輩推之然竟不過望齡婦君女弟同學土城山中數年覩君起居俱無以致疾病與夭者貌皆美載其賢行又室貴而永然竟疾病以夭嗚呼天耶其人乎仲文病癥瘕久浸劇每晨起未嘗不襄幘正襟予屢諫之曰吾徒幸健猶科跣爲適而況君尚未平善乎不應良久謂予曰吾自抱病二親恒覩增損爲色愉戚吾忍自恣而傷吾親哉遽艴强起衣冠如恒焉性嗜書棼香茗飲嘗戲語予曰人各有好吾

好獨在三者僅差勝之而其嗜若更甚卒之前猶
滌椀手注以飲于時萬曆癸巳四月十七日也於
是年三十有九然已有四子二女一孫二子長者
君教之業有成矣始也殯君土城山隟地丙申八
月朔日以大理公命奉君柩芝塘湖之山葬焉而
望齡亦受公命爲志遂詳其姻屬而銘之銘曰
土城之隈兮荷專竹過子死是殯兮生於此遊嘗
㞃惱湫兮匪子之丘改舊即新兮子無淹留茲山
靚深兮有巖與嶼其水玦環兮組繡厥土欽土作

宮今以爲子所飽食著從今日千萬古松栢無傷爾永安爾處

德望兄暨配陳李二孺人墓志銘

明鄉進士會稽陶君諱輿齡字曰德望稱石簣山人望齡長兄也先宮保公爲中書舍人時生德望京師長安街舍中故小字長安少凝默奇頴先公絕憐之雖長猶枕股而臥九歲母王夫人亡哀感如巨人吾大父廉齋公之教諸孫也繩檢甚設雖飲食頮盥咸皆有課誦每端坐竟日而令諸孫侍

主雖腰擁不敢跛倚也德望於羣從中天資尤號
端謹爲大父所奇重其教幼成故生平居處洸洸
然無譁詞無佻舉少善病骨露如出衣表以故爲
舉業不能勤苦而文特雅秀超其輩雖宿學自謂
不能及也二十二補邑諸生二十七用先公廕入
國子學名噪胄監中然數病愈益羸萬曆乙酉病
又大作因臥逾月迺起將行計試先公止之曰若
休矣德望愈自力請往是秋望齡既舉浙闈第二
人而德望試牘自南都傳來衆視牘駭曰是文觀

閭名固兄也其衆也猶將兄之巳而南遊至名稍
後矣備計共謁蒲坂楊尚書於淮上楊公斬曰誰
有初得解而任子如陶長君者乎言且移曆也入
都詞林諸公見之咸曰陶長君骨清而堅必吾署
中人巳丑再試禮部德望臏又佳勝予然予幸售
德望罷還而爲予喜踰數月始歸忘其身之不
遇也德望生於嘉靖庚戌之八月又一周星而予
生予事之如師少時與仲兄虞望從先公宦游德
望自家來省覲每去予與仲必連月游泣事吾外

董夫人甚婉順終身無違言而哀思王夫人每語
及淚被面下其孝友如此性周密纖儉先公起官
汴以家柄付之田少負衆咸爲債家所苦德望益
務節嗇雖一錢斗粟籍皆可覆也自非游若素士
之下者其材厚善豐而取薄安貴以壽年四十二
未及祿而隕悲夫配陳孺人上虞應天府尹陳公
絳女也女時陳公授之篋奩五百藏數歲而還銖
兩無損其歸也盡移其奩具以嫁于長姊孺人無
愠容其言動舉止眞儒生也先德望四歲以戊子

六月廿九日病卒年三十九繼室李孺人父山陰庠生李公尚謨儒雅不及陳而柔婉又過之壬辰六月一日又卒纔二十耳側室高氏生一男子履中補蔭爲官生娶蕭山鴻臚寺序班何公汝成女繼娶青田誠意伯劉公某女而陳孺人二女長適北城兵馬副指揮元公子太學生立陞次適右通政朱公敬循子太學生調元履中今有二子矣德望卒於辛卯月日踰十餘歲爲嘉平月三日卜黃山之原合二孺人葬焉其壙之銘曰

昔怡怡侑方總少別辭兩畔雁今祖葬黃山匯淚
穿石題銘詩石靡轉山如錮萬年淚瀆泉路

趙母一品夫人尹氏墓志銘

一品夫人尹氏前太僕寺丞尹公諱實之女廣東布政司參議贈尚書趙公諱塤之子婦太子太保刑部尚書端肅公諱錦之元配而刑部江西司郎中淳卿之嫡母也端肅公沒　賜葬山陰婁家塢既葬除服刑部君疏言臣嫡母尹年老無異兄弟願得終養報可歲戊戌四月廿二日而夫人卒刑

部君援故事請得合葬 上俞之特予並祭十二月癸酉啓端肅之窆而藏焉夫人身被五封沒數歲爲萬曆壬寅復用 東宮覃恩追贈一品甲辰刑部君以使還告 命於墓手行實屬予俾補竄石之闕先君子於端肅友也予兒童時嘗謁夫人京師與刑部君及夫人弟尹生相與肩坐飲食後復數年共學秣陵官宅故所聞夫人事爲詳嘗謂夫人於太僕公丈夫子也於端肅畏友也於刑部君爲毛離裏之母也太僕卒於官有乳下子母弱

莫克立也夫人以歸趙氏所至必借衣食出處儕於刑部君人望之如昆弟然以故尹生卒賴以成立旣婚有子女乃爲市大宅居之還其生產則故籍贏矣故曰太僕公丈夫子也端肅爲南道御史清軍雲南上書詆切執政得譴緹騎從萬里外逮至輦下繫獄搒掠家人聞之皆日夜號泣夫人內雖憂傷詞色舉止自若曰天助忠義吾夫必生還公旣而宥歸隱居平約出友其里之賢者講德論義滿志而反入而夫人相與莊坐顏色愉愉交忘

其窮也居十五歲復從遊宦南北位高藉厚然處之略如寒素初公之婚也冠平定巾著大布皁衣夫人亦簪著裙布襯禮者皆歎異之後貴服御儉朴以無忘皁衣時故曰夫人端肅公畏友也夫人始舉一子不育方春秋盛即以嗣續爲公言後公宥歸道廣陵以周孺人歸刑部君生母也夫人所以遇視之倍於公居八年生子所以提哺撫敎甚於周孺人後刑部君以侍養里居城隅有池館花竹清豁夫人時來游覯憑檻映樹甚樂郡中爭傳

其慈孝故曰於刑部君屬毛離裏之母也尤以善
事繼姑有聞叅議公官留都時夫人與伯姒家居
執禮如姑婦人尤難之晚歲恒蔬食皈禮金仙滌
逝不亂卒之後肢體温輭顏色如生壽八十有一
趙氏世系姻連具端肅志中尹之先青州人也宋
南渡徙居慈谿後遷上虞五大夫里洪武間刑部
主事克順者以幹局通敏稱　高帝指呼爲尹御
佾五傳而至太僕公中嘉靖乙酉鄉試人稱寒峯
先生晚得孫應李聘彰德知府史公記勳女没後

復連舉二孫應林應楷前志不載故續書云銘曰
維隱服而曜德稱袁之匹不靦窮而務通牛衣之
忠椎布之儺儺兮副珈之佗佗兮百年同歸矜鬣
之峨峨兮斯其爲鮑桓氏之室萬禩而後永弗訖
兮

周母黃太安人墓志銘

萬曆戊戌海門子僉憲嶺南奉表賀萬壽事竣還
里拜疏言臣汝登有所生母黃氏年逾八十臣待
罪嶺表依隨祿養幸得生還老人憚遠勢難復出

臣自少失怙與母形影榮違獨宦私情復難又臣有狗馬病請解職養母疏上大臣持之不得請權爲冀南布政司參議疏再聞乃許之居七年太安人壽九十姻友畢賀海門子爲予言太安人良視聽莊坐竟日無倦色紉作無舍貫鍼則捷中因相與慶慰而是年十月太安人忽微疾遂卒於是海門子年在耆艾之間矣猶孺子號十二月二十六日葬太安人長樂鄉寺前山之陽海門子以毀故不能詞命其門人王三台爲狀而函幣以墓石屬

諸望齡越人之習于海門子無望齡甚者也又烏敢辭按黃刻舊姓黃氏之墓萸達于宋唐者十數所羊虎石皆可識驗也海門子之考靜海訓導贈南京工部主事雙溪先生諱某先娶於丁中歲無嗣請於母以太安人貳焉旣來歸內持筦鑰外與賓祭媚孝之稱藹於鄉黨雙溪先生方嚴蹈禮君子也多其儀法丁太安人以家柄讓者也安其婉先生爲諸生頗困乏安人操作勤勤家用小康及訓靜海鼓篋講誦如塾師佩韘紛如以安人獨從

吾視客官譽用邑舉三丈夫子季爲海門子海門于嘗稱曰吾年十四而孤性頗跅弛吾母銜歎甚苦及長淬志爲經生文有文友中歲嗜道有學友吾母樂就而飲食之與與如也葢父師兼焉又言吾學道三十年然數事常愧母母食貧惟鹽蔬一盂非賓祀不適市及予能具肉食以養母每食澤口而已輒以頒賜性精勤周於小物絲縷把握不妄棄去然遇亡失雖重貲未嘗失聲動色也貿物率過直有言者則曰毋寧多予拊婢子童豎曰得

無饑寒乎乞者至必曰速資之無俾久立予蓋學
焉而未能也海門子初爲南工部主事以覃恩丁
母先封太安人後十餘年官車駕郎秩滿太安人
乃及封二母相與歡平生無幾微間也嗛人指爲
家瑞太安人生曰正德丙子五月十七日卒曰萬
曆乙巳十月十五日三子長曰汝强仲曰汝思季
即少參汝登萬曆丁丑進士學者稱海門先生者
也孫男六人孫女八人曾孫男五人云云昔濂溪
奮躅於鄭仙居之德無聞焉惟太安人躬有合善

卓爲女師有子好學契道淵源於道州母儀之盛

卓乎遠駕於法應銘銘曰

坤元後得道所詮厥繇利永貞符縣於戲壽母德
類仝日慈曰儉無爲先來歸於周錫祚駢如山出
雲珠孕川是生偉人象厥賢贊宮訓組機絲傳兒
毓思永壽百年白鶴下弔翩哉仙歸晃厚土神在
天來從靈修何間然

黃母范太夫人墓志銘

萬曆辛丑望齡復從其友黃平倩輝於京師甚歡

無何平倩執予手太息而言予今來吾行去矣吾父春秋高吾嘗歸養吾母棄諸孤久方歲壬午葬吾邑西山之桂花坪北水嚙墓左法宜徙吾歸將改葬因泣曰吾母艮苦即葬吾欲子之銘之也因爲語曰吾母范氏父希正以嘉靖庚子舉四川鄉試第一人母麗太常少卿壎之裔孫也十五歸吾父春亭公黄故饒給至吾祖西原公而業衰母歸於是姑羅宜人亡矣事繼姑徐婉聽無間家赤貧力鍼紉自苦日昳炊泠目花績然時酌杯水代糜

也嘗歲暮脫簪易薪米營辦甘毳奉其舅舅嘑食呑嘆曰顧吾可耳奈馮可時何可時西原公貧友也於是更劏槃肉束薪裹米致諸馮君西原公乃爲飽食吾祖病革持吾父語曰而孝而婦賢後其將昌乎居數年繼姑歸於徐而驟卒俗謂喪入不祥請喪於徐母遽曰吾姑也焉可竟返而喪焉於是吾父母貧日甚故屋數間我居其西偏東偏以售人來感我日嫚詈不休乃去西徙是夕母夢伏而呑塊占者曰無憂是竟而土也吾父既領鄉薦

復不第諸從多食我兒女長成率倚辦於母勞苦
時倍吾父知通渭溦浦母皆從俄而病胛未病前
夢神人從雲中下相慰勞稱夫人大類而父覺而
嘆曰先君子四十七卒吾今逮矣其將往乎竟病
不起外大父通儒也兼精二氏言以是母少熟內
則孝經後數稱引解說女中師之而精信因果約
已利物其仁愛著於心通於神明焉通渭人有訓
訟者黠甚吾父收得念當斃之母夢髯叟轝而杖
來言某罪未及死請置弗殺也覺以告公意弗改

復夢婦人劬嬰縮稚懷牒而前又以爲言公出望
見婦人如言夢狀令人迎問某妻乎曰是也遂貸
之其寘感如此外大父病母嘗爲羹股將之溆浦
也以外大母老故不欲往既至溆念母甚夜聞解
籜聲問曰雨耶戶開籜入乃微吟曰思親悶坐銀
燈下誤聽風聲是雨聲吾父聞而訝之多其暗解
也平倩爲予言云然當語時數數涕下至飲水代
糜茟淚被面幾不能屬語至壬寅八月平倩果歸
又明年甲辰望齡亦得告去方入舟使者自門適

至持平倩書幣來告改葬日曰某月某甲子告葬地曰譙賢村之西北岡且徵夙諾及讀王都諫狀其言皆與曩所聞合符平倩之歸也言吾母氏貧月食不辦粥吾有饘有茹以給有魚肉以祭以養復何事平倩與其弟參政君居官俱用清廉自將賢能之譽滿天下業用來艾人皆曰春亭公之教夫人基之也夫人生卒子女云云銘曰

靡而水厥德則旨以遺而子神與塊厥占靡害而宇將大而宇迺光矣而子迺昌矣藏廿歲而啓而

窆乃陽矣誰賢之所而居乃靡弗臧矣

陳母韓淑人墓志銘

昔先大夫按察江州所代爲大中丞武林陳公入其廨宇多陳公韓淑人故跡行其圃畦塍不刋竹樹不伐不刋者勤也不伐者仁也先大夫以是知陳公有內政也時予所乳媼經事前監司家每說淑人與物嫗嫗然甚有恩禮處事畫然有法蓋所聞於吾母如此予既獲交侍御君每遊武林武林之君子言諸冠族以家法稱父母舅弟相慈愛無

適陳氏者中丞始與兄觀察公洪範同舉辛丑進士又同時仕京朝娣姒各秉官册奉姑以入邸第甚徽如家銜時人榮之後觀察卒中丞方開黔府痛悼病幾殆淑人哀之曰咄哉行歸乎公是以謝政事及侍御君持節貴盛數出入念無以養母而侍御固有異母弟二人可代養也君曰出腹惟我竟拜疏歸始中丞艱於嗣淑人爲進二子之母而巳輒生侍御侍御子息益晚及歸養後淑人始抱孫時人爲言曰陳氏仁孝賢於高禖乎淑人仁和

顯忠里人也父養閒翁用高年子爵母朱習傳記
生而端靜無妄言笑母授之誦輒解辰夕起居常
依古禮人問之曰所習誦固然韓翁無子又心奇
重其女而中丞少年衣青衿已有雋聲遂選爲韓
氏贅壻吳俗子贅則常別居婦家至長子孫中丞
內不懌也淑人微覺之語曰姑且老上有老姑曷
從公歸事之遂辭父母歸於陳陳之二母咸稱曰
非獨得佳婦也乃今有孫有子矣中丞自郎署出
守彰德更仕江楚蜀晉之地遂撫貴竹淑人常從

閫內外斬斬也中丞是以益能其官及歸老所居都會中山水清麗每爲公飭樽豆燕樂賓友諸四方游客並歸之其後侍御得請還子舍增治館墅花藥西湖北山有別業兩堤亘前具山榭水檻之勝時奉淑人乘輿泛舟出入錢塘門觀者指歎曰是母是子天人哉然淑人時有莊言曰昔而父爲守上計罷家陽平旅食時之吾質衣續之今每食恒念曩事也中丞以萬曆辛巳捐館　賜葬荆山之陽至乙巳六月三日於是三周星淑人乃從葬

八十有六矣淑人始歸其家來而韓翁竟無子爲擇宗人賢者後之中丞有女弟以嫠歸養於陳者三十年淑人敬事之如始至凡此皆士行之難爲者也初從中丞爵由安人進恭人後以子貴加今號有三子七女所生丈夫子一人郎御史禹謨云云銘曰

嫣之昌碩人其臧鳲鳩在桑母儀無方嫣之成碩人其寧鳴鶴在陰子和其聲維儀之結兮維壽之耋兮柩車轔芾彼湖之滸兮歸從故雄彼荆山之

槃兮

神道碑

陝西布政使拙齋蕭公神道碑

署太倉州儒學教事蕭君思似以萬曆戊申夏織書加幣抵會稽致詞於望齡曰吾先子嘗攝官於越它日亟語其孤似等曰吾治越狀惟陶君子知今不幸捐背樹櫝合山之原拱矣而隧石尚虛先子有知且需君辭以瞑子曰望齡生來郡歷十五守公廉知人體任事果斷無如蕭公公少事紹山

龍溪二先生聞文成學而悅之契其指要生平以自信爲宗較然不欺以爲飽滿欣適當二先生駕師說徧游江西南所在爲講社而宣州水西社最盛蓋公等相之後登曹郎出爲牧守其表樹殆有本也以隆慶辛未進士拜戶部主事監崇文門榷故榷簿多溢例公白吏之衆譁然尚書懼其口也欲遂已公爭曰顧事當否何如耳衆口何足借尚書爲之動容奏上報允綮爲令公名遂起主其曹章奏與修萬曆會計錄丁繼母及父艱再還部郎

鹽河西務榷用寬平登額羨二百緡籍而儲之或曰此齋遺後人耳何益公曰夫多輸以爲名裨後莫嗣吾不取也吾又敢誣來者爲無賢乎河西人立祠生祀公公歸直於民吏曰齊賢館其遠名示伐如此遷守紹興也復稽山書院集生徒月一講會教曰文成闕里錢王先生相與闡道之地太守幸來今願以仕學矣因闢館曰仕學所尹和靖之墓湮久公求得表而墳之又裒龍溪遺書於其家鋟板以傳郡志自宋嘉泰後記籍曠佚四百歲公

屬州於張宮諭及今兵部尚書孫公告成文獻乃備前守湯公建三江閘民賴其利歲久灰解水奔射罅石處刓敗公大募民甃治沃錫罅中石牝牡相銜水不可撼勢益固會江潮擊西興毀隄漂民廬數百直水衝道居者皆徹屋避之人情洶洶時謀修築蕭山令條上議言役舉有十難公歎曰鎮民且漁吾可坐觀邪請緡錢二萬治石隄其修三千餘尺高丈六尺累石二十九方作時濤壯石輒仆公禱海神潮爲衰止工乃訖公爲治先敎化旌善

華淫如不及越俗兒好陳戲樂神梨園子弟聚嘗千人送女破產女生多不舉博徒群居蠱惑浮浪公下令民有主博者毀其居勿赦禁民毋得溺女及張戲媚神民即犯令雖請屬皆謝不從被法者多怨之與賓客接偘偘不能下色辭多不悦者値歲連潦異甚沒田廬咸云鬧增損失度致然語沸傳上下公無以解時海隄有羨金乃別創三斗門欲以泄水衆議會來歲邑子都試者皆罷歸又謗云水多道出於形家法凶士罷免者新廟爲之

也予嘗爲衆明其不然皆怪怒又數歲予與鄉人
數君皆舉禮部科名號最盛而舜歲水歸駛驟如
往時予乃笑曰公輩言脈病田與形勢者今何如
會稽貧人有竊銀鑛當抵法者公心哀憐官爲鼓
鞴試之石徒流鉛曰鉛耳遂原之而越細人喧傳
太守持庫中鑛鎔金以歸予後從府吏問知狀歎
息曰可令仁人蒙誣至是邪及遷四川按察副使
値計獨用口語以新秩調貴州至貴州攝事並綰
八印黔人服其材刻王文成集以教黔士本所謫

宦地也擢河南參政分守大梁時中土饑人相食公往來拯濟法最具事寧又以鏹千緡市穀貿所部郡爲備它道皆不聞也遷山西按察使一歲擢右沐藩居三月復轉陝西左布政使時鑛稅二使暴吏民公一裁以法秦中吏民伏公稍稍得氣中人奴劉有源箠士至斃公白其罪兩臺論殺之群小耆息俄以上計行公居山西時有所忤用其章復坐平徙竟拂衣罷公見時從父居郡廨中郡宴新舉士鼓吹閙然舍中群見爭出觀之及太守導

至皆走匿公立觀自若守大賞異之曰是兒終坐
吾坐也撤酒饌餉之贈以藏書若干卷及就傅於
故記中見范公義田事歎曰吾得志當效是書其
事藏笥中及罷陜藩歸建蕭氏義莊以贍黨族捐
田畝計者二百竟見時志也方未第時家貧授書
養父爲二弟婚盡其力晚授產諸子與弟子均等
人服其孝友賦性直方既聞良知之學彌務平實
無諱言飾動雖用以違俗蒙毀而純質日章久見
稱慕越人向訾謗者後更思之躋於祀典公嘗夢

登高山第宅巖麗徘徊良久榜曰元徽之宅及守
越入署恍然夢遊其地即徽之詩所誇州宅也卒
爲良守徽歿食其地公諱良幹字以寧號拙齋先
世自歙徙涇縣之滄湖八傳至世貞公有五男子
二十五孫御史瑞其一孫也御史之從昆弟曰容
容生臻臻生鼐鼐生汝金號訥菴公娶於畢氏實
公考妣公貴贈祖若父皆爲參政號祖母母繼母
及元配朱皆淑人子四人長即思似舉順天府鄉
薦今署學正事娶焦氏繼趙氏次思修思倡皆貢

士修娶徐氏側娶鄭氏季思作庠生娶趙氏孫七
人公卒以萬曆壬寅四月享年六十有九所著四
書臆併雜詩文集藏於家系以詞曰
以爪抑搔適癢斯快以石療治中疾斯瘥癢止病
去樂難具名心所愜兮靡朋告人倡優登場奚樂
而歌賓客笑轟勞已則那作德之休如搔如療足
已靡它君子所蹈詐僞之拙如倡如伶屢舞駪駪
娋兹市人挺挺蕭公既弘且毅視履何玭允升弗
蹟力仁赴義中所淵饑亦既蹈之乃勝而肥左戶

潛郎東揚作牧秦晉梁黔聲聞孔淑稱心斯好詞
莊色嚴群喙雷鳴蟲語魚噞楮冠輿誦終焉惠之
哲人萎矣曷其嗣之穹碑嶕嶢在涇之陽公乎格
思樂我桐鄉

墓表

封司業肖巖傅公墓表

萬曆辛丑　天子新建　東朝推恩群臣於是前
封翰林檢討傅公諱某以子新德進封承德郎南
京國子監司業　命書若曰父師司成父若師皆

師道也具官某秉義履仁孝友婣睦其進秩如子官臣望齡屬當　制視艸藁以癸卯孟夏　詔書至太原方是時封公固得暴疾枕上稽首稱萬歲受　命居二日竟卒其孤新德從南京以聞來燕自反晉及於變甫若干日踊而呼曰執哀於吾府君哉拜　恩之不日也及子歸之不月也解者曰孰若而公之猶身於榮而子之身於大辱也哉天也復奚恨乃手爲狀函書二通屬其友周季平氏涓望齡曰維先人不朽在茲石也窀中墓道惟命

於是季平任銘而予表之惟傅氏世儒其太公諱文彬爲邑生員以目眚弗竟公繼爲之精誦書記文譽甚高太公棟家而安其弟弟不謂善求分異益苦太公不忍意怏怏公時尚年少閉譬備至迨析產因取磽者廬舍牛畜取瘠憊者久之益困遂教授給二親養其所攜取果餌鮭菜謂其言舍弗嘗也必以獻二親甘之食忘其貧里中稱曰賢哉傅氏子始成親於義而終能安之乎母楊夫人莊公事之嫻婉沒久爾慕外弟多逋弗能償公以母

夫人故裁口約腹悉代償之人益謂其孝[illegible][illegible]至
家病疫所親懼易無敢門敝者療治葬殮皆倚公
再逾月乃罷歸人爲語曰疫無傷親子昌子昌公
字也方公少時宗人或論徒亡去合横坐公以鍰
得贖還遇之邑亡者沮縮無所處公爲談笑道故
卒無一語少所師范先生歿孤弱多儕公百方植
立之既成屛泣語人傳翁生我之數者殆所謂孝
友婣睦秉履仁義者與子與傳子則六七歲其德
業名行日崇月長心異之蓋翁教章然傳子南徙

或曰南土下濕不宜北人公曰行邇爾不習誰謂習者遂與偕往居歲餘傅子病思請歸養翁曰未可三年曰可矣始翁就養京師月餘輒去曰不以易吾巖谷川原之樂也及至金陵其地多山水傅子請游公曰不可吾司業父固非游客且初受封一再御冠服輒藏之邑鄉飲屢以賓禮請不肯再赴曰不可以孺子故多上人其爲敎率若此始予同館生二十五人傅子年十八最少翁生嘉靖壬寅解褐稱封君食大官膳羞時春秋最富盛同

館生長者年或過之性沖泊僧禰法又宜壽六十有二而卒悲夫傳之先譜亡其詳無考翁配樊氏封安人生子四人新民冠帶贊畫娶張氏文郎官允君新德娶閻氏　封安人新命庠生先卒新國庠生娶單氏新民子庭選國子生娶某氏新德子庭詩庭禮新國子庭訓俱幼葬之地曰高蔣日以萬曆甲辰九月十八日予惟古韋布束修之士教藏於家而名不出於里多矣公教澤暨四國名聞天子有德嗣也夫孝友行義之槩　綸省志之贊

刪書之所謂不朽者其在茲已

四川慶符縣知縣少南嵇公墓表

嘉隆間有廉直吏嵇公諱鑑字子佩人稱少南先生以乙丑歲解褐知揚州府如皐縣其爲治遂上而與下博用而儉守嘗曰吏威威所事也監司部刺史持法詗刺以威我故威吾所威者吾達之市三戶之校心評口訾其爲監司部刺史多乎哉今謹事吾民不勝事也其曷敢不威其持論槩然初至官罷所私奉金二千有奇釋死罪坐强盜誣者



十有八人邑並海百戶余顯嘯海上橫不可問公鉤得顯客致顯治之其黨皆伏法戍海軍歲以汛至所舍嘗為民患若公先期視空舍及諸釋老宮隙者令居之而與戍將約毋犯吾民也後卒殺漁者公執之問戍將軍法若何戍將為立斬卒麾下歲饑民多負公為出羨金千餘償負事聞都臺都臺詰如臯故羨耶檄以如千兩佐泰興治孔子廟公報曰如臯學宮亦圮敗以歲儉弗治奚暇及鄰都御史囦弗怡檄再至則名曰佐饟公又抗言饟

公事邑饑民徙急在私不能及公也竟以是得罪
被劾調去先是如皋令以鹽使者牒掣鹽儀真故
事掣者至燕飲月餘篋肥乃去則藉手報使者公
往還纔六日徒手歸報御史而推舉之爲薦也公
既失薦又亟獲罪從官人尤之公謝曰吾少貧吾
母手縫紉衣我挾筴詣塾襪蹊新故屬也後婚當
親迎念所著履故敝假他鮮履內之吾父見讓曰
若恥履敝吾恥恥敝履者遽解去躡故履往吾失
歡上官以歸故履尚在也去如皋之明年赴京師

畋知安鄉未發聞有語𡨍中者若云毋死公大驚
愴不俟部牒馳還比至太夫人先數日死矣服除
再補慶符行詣京口舟幾覆有戶傻拯之其人曰
如皐令君耶以其徒拜檣下曰德公無以報天乃
假手於此抵慶符忽忽不樂遠宦投牒乞歸不可
會都御史曾公治九絲蠻故地爲縣公以材任經
畫制度艸創畢歸縣請益力時公年五十七詭云
當引年徐諸大吏皆訝曰嵇介丈耳然不能奪竟
歸居八年己卯乃卒卒年六十四公以某年生十

六補生員嘉靖庚子領鄉薦明年都試文在選中
世宗以事怒禮官削去牘少半遂落第後試時有
並舍生病甚以公力濟公屢躓益窮而病生來爲
浙郡守至槪察數爲人言吾賴稽君以有今日不
忍其困願以廩帝事君堅不肯往人問其故謝曰
無之嘗歲侵學使者令郡中鄉進士得人舉一人
先弟子員或奉百金請於公不可以從子應其樂
貧賤介特不辱其性然也嵇之先以賈雄於揚州
至伯八公貫德淸之澉溪樂而居之四傳生吳吳

生雲鳳娶於何而生公公少而嗜學始婚不庭者八月人謂其婾比出寫書累帙其娶某也生于三人仲某子同年友仕爲建寧府推官其廉如慶符令加以寬和上下咸愉之公葬若干歲今吏部侍郎葉公福州推官阮公俱著爲傳文甚皦望齡歸塋中而復以仲君命書大凡揭諸墓道以觀後之爲政者仰知令有事民之道詩云媚茲庶人稱公之謂與

孝義來功伯墓表

來氏自鄮徙居蕭山之十二世有義行君子曰弘輝號南莊雄貲能施喜賓客聲動一邑中其功德往往銘於通梁大塗之石有五子仲曰端人任爲新興丞新興人號之曰來姥邑獞爲剽端人撫定之具在邑志娶於任功伯生彌月而任卒其繼母曰吳曰俞功伯之爲義也踰甚自年少時固然於是新興公喜曰見大類吾父功伯亦曰吾不能肖吾祖不敢愧之志所居曰紹南而鄉人曰功伯眞南莊公孫矣功伯之於其族綏病夷　暍者井露

有蘋蔬圃有區溝肄有所出其塗無沸以杷口是
吾祖志也里富家之取佃人租者一時率浮之功
佃顧反損收租者率以斛量君曰吾祖之量在賓
曆戊子歲大侵君倡以米三百碩賑又粥諸塗宗
人來十六貧甚且鬻妻子君闊然曰吾可餘粟而
令其夫婦父子不保邪令就吾廩十六至今祀焉
鄉有嬰兒啼於空屋者其長數人皆疫死人莫敢
近君爲葬死者收其孤乳之君於義如嗜慾不待
牽率以赴故久而不怠其所爲人難爲者多此類

嘗放糴既定直矣價驟踊糴者請益君曰吾既許若而棄之是棄信得金失信不忍爲也從叔某鰥以囊金寄君亟死無知者君持金請曰是寄物叔將誰與遂以遺命散焉鄉人有負官運者鬻山於君以償既而聚族訟曰墓也君以半讓還之不與較其闊雅有量又如此嘗浙與公官死以喪歸也俗謂客屍入門不祥宗人皆扞勿令入君號躃欲絕祈請哀甚遂扶櫬於堂繼母俞有疾君於是五十有二矣而毀瘠甚不解衣者五晝夜至俞疾已

而君殆其古所謂孝義者與君諱士建功伯其字
配黄氏子三人葬冠山君之殁也有年者數十輩
莫識爲誰哭多湔問之故曰吾儕餓夫賴君賜以
活故感慟耳先是君有積穫在野忽被焚掠丐乎
相號行謂君曰來某房稻當亟救俄而火滅嗟乎
向令功伯而得位爲政者見德於人當何如哉道
乾竪子姪女與其弟某皆有文而賢哉君德而廣
之得位行政將在斯乎系以辭曰
古言陰德譬若耳鳴已知其然靡聞於人予之言

德義異於是貴如膚睫眼不自視若自知者德則有心有震於躬厥修匪陰如鐘鼓考聲聞孔大巳無私焉聞則何害孝義來君聿蹟乃祖播種於先孫服其故厥德有嘉厥聞有赫饑食渴漿烏黔鵠白君性實然而心不有修之罔覺以詒其後冠山之陽片石不磨雖千萬年視此頌歌

贈徵仕郎南京瀋陽衛經歷蘭亭余君消配

何孺人墓表

余君年二十六卒卒四十二年而以子泰君承寵

贈徵仕郎配何氏贈孺人墓銘余君幼時何孺人方身也而竟以不可必得之子無知之而卒育之以享有名號則孺人之節足嘉已君父應峯公與南溪何公最友善而何公者嘗游文成先生之門篤行君子也應峯公遣子淵往受業焉即君也何公有女幼而端慧教以孝經烈女傳諸書輒成誦絕愛憐之爲擇快壻竟以歸君即孺人也君性溫懋孝友質行恂恂然自讀書談藝外絕無他嗜好至禮師傅奉賓友賙貧與書輒洗橐弗吝也何孺人

脫簪珥并女紅佐之猶不給則券諸子錢家其急人之義甚於己有責負者恒代爲償以故家益落三上有司復不售居常怏怏益發憤下帷遂咯血死疾且革與何訣曰腹中遺者吾知爲男爾以養吾父母亢吾宗吾目瞑矣遂卒孺人號泣擗踊欲以身殉應峯公及姑陳孺人撫而泣曰若殉如吾二老人何爾免身而男吾兒不死矣奈何行匹婦之諒孺人乃稍進粥糜未幾舉子承寵始有意稱未亡人孝事舅姑惟謹既而遭叔仲相繼蚤世一

門五嫠婦相對泣孺人以冡婦獨持戶拮据朝夕
而索逋者麇至乃盡斥篋中裝猶不足則日夜針
紉銖纍以償之血淋淋手指間不輟也承寵稍長
即口授書旣就外傅恒泣諭使攻苦績學而寵亦
警敏明悟能順承其志爲秖文籍籍有聲嘗一再
試有司不利孺人令北上占籍以規進取值有厲
禁遂以筆研顓取世資餘十一而息之漸至奇羨
以資入太學乃謀迎養母與大父母大父母老不
能北孺人則以二老故堅不欲行舅姑日而弗往

者誰與授室於是孺人始北為娶於徐姑媳相煦也居恒為語古今諸仁孝節烈事諄諄提誨若保姆寵間以鮮衣美食進輒汯然屏去曰爾大父母寧有此吾忍獨御乎時時令寵寓書遺金絡繹于道大父母私念子婦有四獨藉冢婦冢孫以養乃以居址一區并屋券寓寵曰姑少償之耳孺人及寵捧誦泣下謂婦事舅姑孫養大父母分也而責其償是重我不孝也亟以券歸且以祖屋讓諸孫令寵勿與焉又諭寵以及大父母在稱升斗以養

寵於是益入貲鬻次流盈孺人即成裝曰吾鄉耆
爲若未主故來茲幸舉孫矣吾其歸養而大父母
乎子婦莫能挽會夙疾作不果行而應峯公之訃
至孺人悲慟病轉劇寵百方醫禱弗效割股以進
亦弗效迨屬纊乃呼寵囑以亟葬爾祖善事而祖
母爾能以祭田永修祀事吾與而父長享爾之養
語畢而逝嗟乎孺人十八而嬪二十六而寡立孤
養老又三十年以節孝終焉君子謂孺人不死于
節而死于孝知死所矣壬寅承寵謁選得南京濬

賜左繡經歷會以　覃恩贈父如其官贈母孺人
時子方以職事瀆　綸命褒之而復爲表其墓以
勵夫節以成其夫者余君字靜夫號蘭渚生卒葬
緝詳其傳誌中